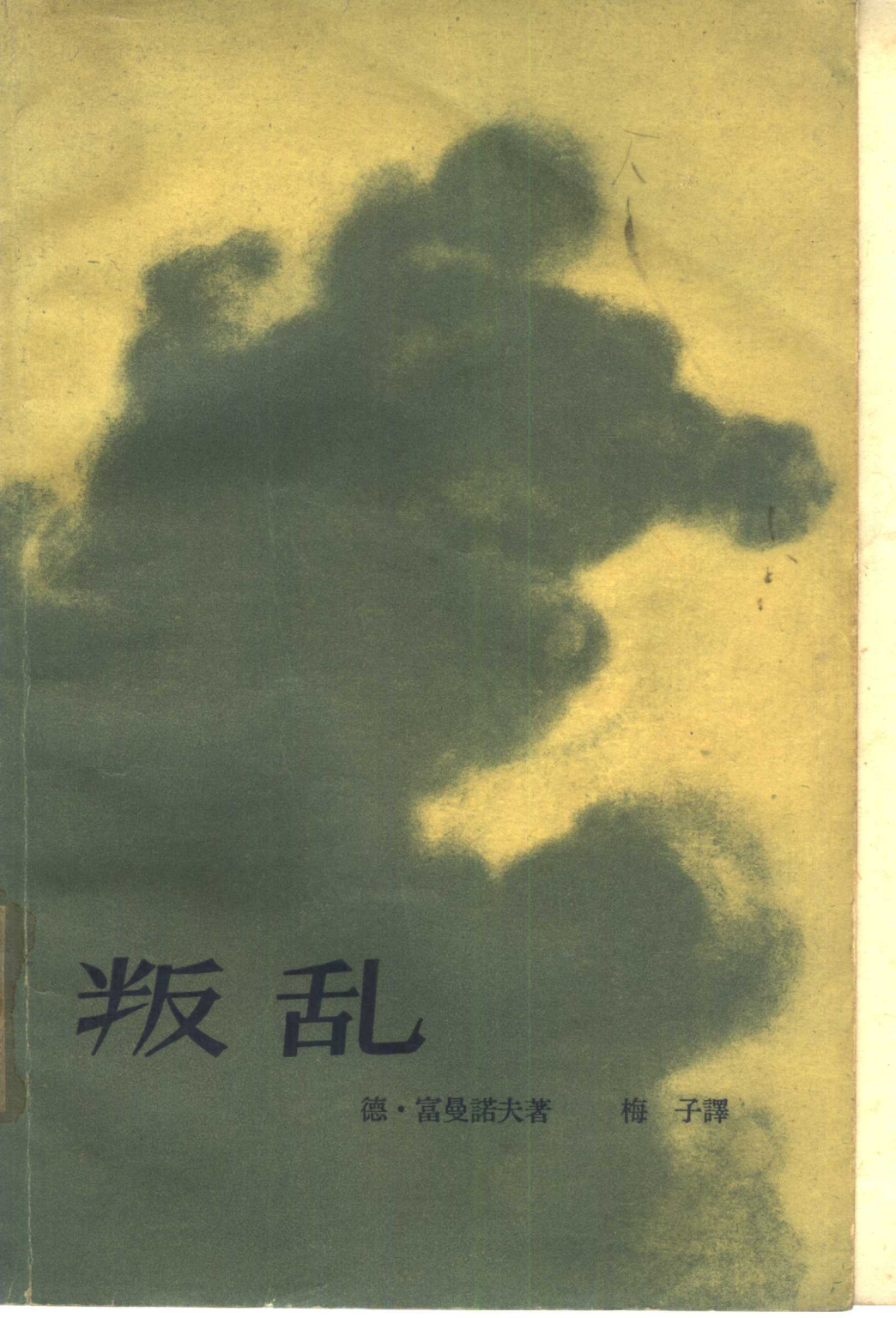




叛乱

德·富曼諾夫著

梅子譯

叛

乱

〔苏〕德·富曼诺夫著

梅 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Д.М. Фурманов

МИТЕЖ

本书根据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5 年版本译出

叛 乱

原 著 者 [苏] 德·富曼诺夫

翻 译 者 梅 子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张：14 5/16 插页：2 字数：215,000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3·2137

定价：(八) 1.40 元

CAE78/04



作者像

內 容 提 要

苏联革命作家富曼諾夫的《叛乱》和他的另一代表作《恰巴耶夫》(旧譯《夏伯阳》)一样,同是早期苏维埃文学的一部名著。

一九二〇年, 富曼諾夫以紅軍土尔克斯坦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员会特派員的身份在僻远的謝米列契耶省省会維尔訥依(即今苏联哈薩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积极参加了鎮压富农暴动。当时,在最危急的关头,二十名机智勇敢、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对抗五千叛众。不仅双方力量悬殊,而且由于国内外以及謝米列契耶这一民族边区的极端錯綜复杂的局势,为了革命的全局利益,党的政策要求尽最大努力制止武装冲突,不流血地消除事变。富曼諾夫和他的同伴們冒着生命的危險,深入叛众聚集的要塞,揭发叛乱的主謀者——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号召受敌人欺騙的农民——紅軍士兵們悬崖勒馬。激烈紧张的斗争持續了七天。最后,等待时机成熟,配合远道馳援的紅軍,一夜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不費一枪一彈,平息了叛乱。

目 次

I. 在謝米列契耶驛道上	1
II. 在維爾訥依	85
III. 叛亂	208

I. 在謝米列契耶驛道上

一九二〇年。三月。整个塔什干城，条条林蔭道，沐浴在干燥的东方早春的金黄色的阳光下。和煦的空气中荡漾着一片令人朦朧欲睡而心懶意散的靜寂。在一家家舒适的小店鋪里，軀干挺直的烏茲別克人，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多汁无核的葡萄干。偶尔打从拐角街口掠过一皮面短外套的身影，一只綠色的帆布公文包在眼前一晃，远处传来汽車的噴气声——这是誰赶到革命委员会去开会。人們都往一座高大的砖房走去，在那里，惊慌不安的生活在沸騰，在那里，無論清晨或深夜，一些不眠不息的人們的手指，在悬挂在墙头的大幅地图上，一忽不停地移动着；地图上布满着一簇簇象五色繽紛的花坛似的小星星、大头針和用羽毛制成的小旗。

鴉雀无声的懶散的沉寂。在死气沉沉的城市的街道上，到处象死亡一般的宁靜。而在那所砖房里，在寬大的桌子旁，在挂在墙上的地图跟前，在安置着日夜唧唧不休的电报机的小桌边，在幽靜的密碼翻譯室里，可以听到一些神秘的名字：

依尔加斯，馬达明，哈尔-哈查，庫尔施尔馬特……

灾难深重的費尔干納盆地，被盜匪滋扰得鸡犬不宁。在另一个地区，在那遙远的謝米列契耶^①战綫上，在科巴尔城附近，白軍投降了；一些依然具有威胁性的、实力可观的敗兵殘卒，跟随着安宁科夫和謝尔巴科夫，在向中国逃竄……必須截断他們的

去路，追上去，歼灭他们，消除艰苦的战争岁月复返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一刻也不停止的惊慌忧虑，在革命委员会一間間高敞而寒冷的屋子里，此起彼伏地奔騰激蕩，这里，土尔克斯坦②的金黄色的太阳光渗透不进来。这里的人也不同于那些睡意矇矓、象幽灵般信步游蕩在林蔭道上的人们，而是另外一种人：結实的軀干紧束着皮帶，皮面短大衣被手枪頂得鼓起一边，严峻的焦黃的面容上流露着严肃的神色，冷靜的言詞簡短而明确。在路上遇到他們的时候，那些穿彩色长袍的人们，总是以惊异的眼光久久地目送着他們，一面懶洋洋地細嚼着辛香的无核葡萄干。

今天一整天，我們象陀螺似的尽在革命委员会周围打轉。明天清早我們就要离开塔什干，到謝米列契耶，到維尔訥依③去。去执行一項誘人的而又莫明究竟的工作。仍然是瓦西里·瓦西里奇給我們在长篇大文的派令上盖上橙黄色的关防。我面对自己那份派令，不止一次地发出微笑，因为这簡直是一份罗列着一百項条款的綱領，是一部章程，是我的全部信条。我心里琢磨：“派令里所說的，假如全都要执行的話，至少需要二百年的时间。真是一张了不起的小小派令：带着它赴湯蹈火，保証万无一失”。我瞧见瓦西里·瓦西里奇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场合。他沉默而严肃，因为他的职位要求他这样。他要笑的时刻还在后边，而现在只是兴冲冲地，砰然一声，使劲在重要文

① 謝米列契耶——俄語“七河”的意思。在今苏联哈薩克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南部，界乎巴尔喀什湖、准噶尔阿拉套山和天山北支之間，以流經該地区的伊犁河、卡拉塔爾河、比茵河、阿克苏河、列普薩河、巴斯坎河和薩爾坎德河等七条河流而得名。——譯者注

② 土尔克斯坦是旧名，在这里是指苏联中亞細亞地区。——譯者注

③ 維尔訥依即今哈薩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譯者注

件上加蓋印章，抿緊烏黑的短髭下的嘴唇，結結實實地打從喉嚨里哼了一聲，活象在大寒天氣干過一杯以後那樣。

這是在革命委員會。對面馬路拐角上是方面軍政治部。這里也是忙亂得不可開交。可不是鬧着玩的：整整一批負責干部就要到偏僻的遠方去，而且有誰知道，他們要去多久，去干一番什么样的事業，會遭遇到什么样的驚慌和危險。這里，在政治部，我們曾經象親密友愛的一家人似的生活在一起。很多人更是由多年的戰鬥友誼結合起來的：有人記得追歼馬赫諾匪幫的情景，有人記得在烏發跟高爾察克進行的戰鬥，記得烏拉爾那自由自在的草原，再不就是頓河一帶的曠野，從而連想到鄧尼金、克拉斯諾夫、卡列金、博克羅夫斯基。各人有自己的回憶，很多人有共同的回憶，而大伙兒又有着同一的回憶。

大伙兒團結得象一家人似的——干起活來真夠勁。昨天晚上我們最后一次團聚在一起，一直坐到深夜；這是臨別前的一次親切的談話。回憶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各人所懷念的，各人所珍惜的。但是有一點始終貫串在响亮愉快的喧鬧聲中：

“咳，伙伴們，真舍不得分離喲！”

習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在工作中形成的習慣，尤其是跟這樣一些伙伴們相處慣，就益發是桩大事情了。

當時我們分成兩批：一半留在這里，另一半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翻山越嶺到几乎是千里迢迢的維爾訥依去。這天晚上我們大家一会儿不可抑制地歡樂喧嚷，一会儿又忽然變得嚴肅起來，莊重而沉默，從旁看來，必然會感到有些可笑。沒有虛偽的熱情——有的是親切的、扣人心弦的真摯情感和一些必要的樸實的話語。說完一番又一番……個個都讲了話。當時我們一起約莫三十個人……啊，這是一個多么美好的難忘的夜晚！

象烏鴉一般黑的巴林，嘴里銜着烟斗，用手攏一攏卷曲蓬松的长发，結束輪到他的发言時說：

“同志們，不管怎么样，最近这几个月将永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巴林，若是你成为布尔什維克的話，日子会变得更加美好的，”在桌子的另一头有人插了一句嘴。

“得啦，算了吧，且別提这个——现在不是时候……”

“做一个布尔什維克多嚙都是个时候……”

接着，围坐在桌子边的人們，纵声大笑起来。

女人模样的、沒有胡須的加尔丰凱里，也是孟什維克，他急忙起来給他的朋友帮腔：

“同志們，他這話讲得对……现在不行。再說，现在也不需要，問題要好好儿考虑考虑……”

說完話——緋紅的閨女般的面頰上泛起了困惑的紅暈。

“伙伴們，別談啦，自己会觉悟过来的，”有人用調和的口吻說。

這句話确有先見之明，因为不久以后，两个蹩脚的孟什維克都参加到我們队伍里来了。不是言詞，不是規劝，而是活生生的实际工作，长年累月地使他們受到了感化，說服了他們放弃孟什維克的虛伪，而从事有意义的真正的工作，认真地、布尔什維克式地去工作。

就說莉达契卡那个姑娘，一个才十八岁、不懂事的小家伙，她象水晶般瑩洁，嬰兒般天真。她是我們大伙的宠儿。在那些日子里，莉达契卡还啥事也不懂：只是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听到人家講話，就忙不及表示同意，唯恐自己不同意会得罪別人。在临別的那个夜晚，关于革命，关于布尔什維克，她还什么也不大

清楚；就她当时的智慧來說，正象一只小鳥：羞怯，天真无邪，甚至稍微有些憋气。可是后来呢……后来她跟我們一起经历了艰苦的路程，熬过了而且經受住了对我們來說死亡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的考驗，——那些日子，莉达契卡跟我們一起处在暴动的狂风驟雨中……现在，她也是一个布尔什維克，負責領導省委妇女工作部……

人生常有这样的事情：从閨女的幻想境界径直踏上階級斗争的广闊大道！

那晚上有卡別里尼茨基——一个有着二十年党齡的布尔什維克。曾經侨居国外。一个聰明人物。一年后他到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他这样一个歷經流放、坐过監牢、挨过宪兵毒打而沒有死的人，后来竟被一顆愚蠢的偶尔走火的子弹击中而牺牲了。

您可知道，当时还有誰？有巴夫魯沙·伏依节克。在彼得堡一带，工人們都知道而且直到现在还记得巴夫魯沙·伏依节克。这是一个异常真誠、直爽、高尚的人。我們始終把他看做是佼佼者中間的佼佼者。对我們來說，他始終是那种真正的道地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在他身上，生活的智慧和対极端复杂与非常困难問題的理解力、以及白鴿般的純洁、溫順而善良的、童心般的天真結合在一起……跟巴夫魯沙談話，你必然会从他身上感染到一股芬芳的气息，那就是他的真誠和他对他那样亲切地道述的一切事物所抱的那种坚决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似乎并沒有告訴你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他所說的好象都无关紧要，可是你試試：跟他談一談，你仿佛会感觉自己添长了智慧，精神頓爽，信心倍增，做起事来更加有劲，思想清新起来，似乎巴夫魯沙給它洒上了什么九天甘露似的。他具有罕有的才能：善于用

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決斷疑難，把一切乍一看來暗昧不明，頭緒紛繁、難於理解的事物弄得簡單明了。巴夫魯沙·伏依節克現在已不在人世：他在最前列的散兵綫上，向叛亂的喀琅施塔得沖鋒，一顆凶狠的子彈用熾熱的鉛丸致命地緊吻了他。這種人就是這樣犧牲的。他們在緊急關頭總是挺身在高處，屹立在暴露着的危險的崗位上。從四面八方都可以看見他們。十百萬顆流彈橫飛，有一顆就必然恰中心臟，使這樣一個巴夫魯沙·伏依節克從戰鬥崗位上倒了下去。

在那個最後的夜晚，他跟我們在一起，笑着，匆忙地和我們握手，跟通常一樣，說着親切的興奮愉快的話。我已經不記得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再說又何必要記得。他說過，每個地方都有它那個地方的需要，那個地方的工作。在維爾納依將有很多要我們去做的工作。

“去吧，伙伴們，愿你們在那里也是好樣兒的。在那樣偏僻的地方比這裡更加需要生力軍。”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現在巴夫魯沙已經不在了。安息吧，朋友。我們將永遠忘不了你，巴夫魯沙：你是一個無限純潔和高尚的人，一個勇敢而朴素的——正應該是這樣的——共產黨員。

現在或許還有誰也已經不在了。我不知道。從那時候起已是第四個年頭了。而我們是習慣用一分鐘一分鐘來計算時間的。

那個夜晚過去了。早晨我們若无其事地在政治部見面。甚至分外顯得匆忙：我們忙着動身，他們忙着送我們走。每個人都看到了而且也了解我們彼此的匆忙，甚至因此還有些難以為情。

“怎麼樣，還是快些走吧……”

誰都是这个想法。因此就特別迅速地赶办証件（也有在这里办的），仓促地备上口粮，收拾起各种各样的“公文”袋、箱子、提篮……忙着写最后的几封信，——又怎么能不写：要知道，去維尔訥依，要乘馬拉大車，越过高山，跨过平原，象爬行似的走完整整六百多俄里，瞧，我們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去。

我們听到了不少关于維尔訥依的事情。首先，当然是一个传一个的，人們带着神秘的、郑重其事的神气訴說，几年前——甚至才不久以前，不是一九——年，就是一九——年——在維尔訥依发生过最近的一次地震……

“真的……可厉害呐！”

說完这句话，就紧盯着对方的脸，等着瞧，这消息会怎样使他大吃一惊。多么不平凡的一桩新聞，似乎就連他也不晓得！可是那时候我們总是喜欢象孩子似的略微逗弄作耍的。

意思似乎是說：瞧，我們要到什么样的鬼地方去，这难道还算不得是英雄好汉嗎！

但是这个“新聞”在最近几天我們彼此已讲过好几次，因此它越往后就越不起作用了。其次我們还听到很多关于可怕的道路泥濘的情况：当地老居民預言我們在路上会碰到汹涌的山洪，不然就巧遇山崩地裂，因此性命难保，他們肯定說桥梁已被春汛冲毀了。

这恰恰正合我們的心意：现在，在听到所有这一切傳說和消息之后，即将开始的旅行在我們看来好象是某种奇异的差不多近乎幻想的事件。快点，快点动身走吧！

这样——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事情——人們就对我們这些造孽的人凭空胡扯一通，想到什么就扯什么，扯够为止，好在我們总是豎起耳朵貪婪地傾听着，說什么都相信，对随

便什么消息都是由衷地表示感謝。

最后，到了这样的时刻：一切該听的都听完了，該收拾的收拾齐了，該签字的签好了，挨个儿吻別，——再见吧，塔什干！

一些挂着項鈴的駑馬向火車站疾馳而去。有什么可多讲的呢，我們坐上火車就走了。

从塔什干到維尔訥依大約八百俄里光景。那时候火車只能乘到布尔那亚站，再往前——約莫六百俄里的路——就得換乘逐站換馬的三四馬拉的驛遞馬車了。火車緩慢地、沉悶地徐徐前进，时常由于我們所不得而知的原故停下来，一停就好半天，最后，終於在某一个地方当真擱了浅，为的是前面积雪把路軌阻塞了。你們瞧，这还說是阳光明媚的土尔克斯坦的春天呢！尽管这样，我們並沒有因为任何旅途挫折而感到懊喪，因为这个遥远的、神秘的謝米列契耶，我們还在塔什干的时候，就已經久仰大名，对它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在一間千疮百孔的冰冷的車廂房間里，我們围成一圈坐下——有的坐在长板凳上，有的席地而坐——热烈地討論着采取什么工作方法去进行即将面临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完全新的环境，过去从来没有遭遇到的情况，沒有城市无产階級，不懂得吉尔吉斯語言——所有这些都是煞費脑筋，須要考虑考虑和談一談的。我們也确实談得很起劲：大家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既沒有把握而又极端兴奋地談論着。当时所以这样特別兴奋，正是因为誰也不当真清楚地了解什么，因此爭辯就有着十足的余地。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同时，却又很想把我們的全部旅程安排得这样，使它当真能有点益处。第一，須要确切地判明，那些通往謝米列契

耶的“要冲”，也就是我們途中首先要經過的那些地区的情况，究竟怎样；第二，須要在这里，在实践中，直接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学习那些我們不远千里而来所要掌握的新鮮事物；第三，凡是有什么能够出力的地方，对沿途經過的村鎮和城市现在就給它們一些帮助。可是怎么会沒有可以出力的地方呢？要知道，这些地方一个月才收到一次报纸，这些地方的落后于生活，簡直达到了使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人們很少知道些什么事情，而且至少限度是把一切事情都搞得很混乱。这里，在万水千山之外，生活的节拍是迥然不同的。任何一个莫斯科人或者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人，甚至于会感到希奇和难以理解：怎么人們能够忍受整整一个月，或者还要更久一些，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事实上人們就是忍受着。环境如此，暂时是无可奈何的。我們預先就晓得，这一带是难以想象的荒僻、蒙昧和无知。所以我們决定，沿途把我們所能給予人們的一切：我們的組織技能，我們的一般知識，我們所知道的有关最近发生的新鮮事件的情况，全都貢獻出来。

說实在話，被派遣到謝米列契耶去的只是我一个人，身份是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駐省特派員。有些人肯定地對我說，我甚至是作为“特派全权代表”去的，或者說，仿佛是“特命全权代表”的头銜，可是我，凭良心讲，沒有查看过自己那张长篇大文的派令，而是打定主意，到了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就会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是在那些年头，我們大家都有这样一种习惯的举动：每逢派你去出差，眼看单身上路怪乏味的，就必然要拉一批最要好的同志一起去。跟他們已經工作得合手，跟他們已經厮混慣，而他們对你也已經很了解。在塔什干，我也就小心地試探了一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口气：

这样那样地讲了一通，語气中間似乎說，“我到荒僻的謝米列契耶去，在那里跟誰一起搞工作，开始一个时期又去依靠誰呢？請放那么十多个政治部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吧！”

說起来奇怪：革命軍事委员会居然慷慨地同意了。这是絕无仅有的，破天荒不可思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甚至于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地方去，心情还是那样的愉快。何必隱瞞，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閉塞的地方。跟我一起去的一伙人中間，真可以称得“人手齐全”，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有搞組織工作的行家，有軍事指導員，有鼓动宣传人員，有讲演員，有党校領導人員，有報館工作人員，法庭工作人員，戏剧工作人員等等。因此，还没有到达布尔那亚之前，六百俄里路程的計劃就大致按照下述情况拟訂就緒了。

一个本地小伙子，維尔尼契夫，跑在头里打前站，到沿途所有大城市和村鎮去預先安排好各地革命委员会、党委员会以及負責干部的各种大小會議。約好确定的時間，这点事先用电报跟我們商量決定。我和部分同志相距約一百俄里，走在后面，我們一行四个人：莉达契卡，她在路上还做些打字工作；“老爷子”——一个工作同志，他的姓名已經遺忘，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他叫成了“老爷子”；娜姬，她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妻子，又是我在国内战争时期南征北战中的忠实旅伴。当时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必須尽快地赶到維尔訥依去。而同时又想在路上做点事情。因此才这样安排了的。这样，一些人搞准备工作，另一些人去主持大小會議以及公开的群众大会，然后在当地留下一封信作为对走在后面的一批人的工作指示。他們进一步认真細致地去处理工作，同时完成我們在作为指示的信件里所交办的事項。这个計劃我們大家都觉得最合适，于是就决定这样做了。